

列士傳第十八

光緒昌平州志卷十四

漢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爲著姓恂初爲郡功曹
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
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况上印綬使者
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
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
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
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

墮大信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它郡
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
次未安不賢則祇生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
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况至恂進取印綬
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及王郎起遣
將徇上谷急况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况曰邯鄲
拔起難可信向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
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
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

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
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
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
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
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
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
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
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
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

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肆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

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出也
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
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
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
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
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
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
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
尊號於是卽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

不絕尙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衆萬

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爲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
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
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
恂捕得繫獄時尙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
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
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
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
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
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尙有此義

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
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
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
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
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
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三年遣使者卽拜爲汝南
太守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靜
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
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

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
京師當以時定爲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
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
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
死臣願執銳前驅卽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
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
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
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

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氐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卽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

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
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
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
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門
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
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
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
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
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

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十二年卒諡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
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恂女孫爲大
將軍鄧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於永初間恂曾孫榮

榮少知名桓帝時爲侍中性矜絜自貴於人少所與以
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尙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
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
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
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

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蠅之人所共搆會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墮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尙書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確其過寘於嚴棘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

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
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
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爲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興
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
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尸
剖棺露齒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今
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
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
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啟獨覩之明拒讒慝

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
不爲春夏息淹恚不爲順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
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
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以過也臣
過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
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則見埽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
爲窮人極死則爲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
自載蹈陸土而有沈淪之憂遠巖牆而有鎮壓之患精
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愆足

以陳於原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眾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閭闔九重陷罪步設舉趾觸罟罟動行絺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爲號令春夏布德議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誠以甯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爲明朝惜垂盡之命

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
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之腹無以
自別於世不勝狐死首邱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犯冒王
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然後登金鑊入沸湯
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而未悔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
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甯親怨故大舜不避
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臣敢忘斯議
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句兄
弟死命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